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二

苗宮寂靜中，千樹瓊花，一輪冰月，紅樓半角，粉檻千重，沉沉碧紗幔帳中，雕鏤象牙床，臥著一個絕色女郎，以金繡碧鳳衾覆之，女郎向壁睡，殆宸掉驚慌過度。而睡去如陳死人者，榻沿復坐兩女郎，蠻衣禿袖，風範至嬌貴無倫，此何人，臥者蓋冰娘，坐者一斌瓊，一斌玉也。噫。冰娘胡為至於斯。彼非受創失魂，負於生之背，追兵一至，而雙雙墜於懸崖者乎。墜於崖者，忽而臥於榻，此豈幻人之魔術耶。而抑知不然，生負冰娘，失足之餘，自分必死，詎墜至懸崖之半，忽有萬年藤，如撐臂於石罅中，伸開數尺，枝葉茂密如張鐵網，二人有天幸，恰墜藤絡中，生尚清醒，乃反兩手，緊攬冰娘，疾聲曰：「妹。慎勿動。」實則冰娘半死，彼尚安能聞。生稍寧神片響。昂頭側耳，聽見下方人馬，追奔向前途，良久寂然。天空殘月朦朧，上下依稀可辨，欲飛而上，殆飛雀鳥不能，欲縋而止，更非猿猴不能。噫，我鄭襄庵奔走天南，不期畢命於此。雖然，我尚為不寺中之大幸，一於未死之前，重逢瓊妹。一於瀕死之際，仍緊抱冰娘，古今有言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，我雖死，我目瞑矣。忽又念我浪跡天涯，無非訪我蹤影毫無之義弟，此義弟者，實為我精神畢注之一人，訪之而不遇之，義弟生，我先死。此後茫茫國事，付托何人，身入夜台中，遺恨只爭一點，思及此，恍如萬箭攢心，英雄熱淚，奪眶而出，旋舉其可憐之稿目，審視四週，覺藤絡至厚且堅，大類天然之坐褥。其傍有巨藤蟠曲，繞而圍之。更不虞墮落。於是細心加意，運用反腕之力，卸下冰娘。使屈臥，如攀攀，防其凍也。解衣覆之，默坐沉思，思得飛天遁地之術，嗟夫，以讀破萬卷，行破萬里之蓑庵，至此竟一籌莫展，而英雄絕絡，天命卻在須臾，上不在天下不在田，著者珥筆至斯，亦悚然為之毛戴，至險至危，急的時候。瞥窺懸崖之頂。睽睽月光中有黑影一團，彷彿似人影，俯瞰而下，作吹口聲，微咳嗽，生大喜，躍然動。意其為過路客也，大呼求救，此人搖其首，禁勿聲，垂長繩，繩有結，可數十丈。生執其繩端，先將冰娘縛緊，從其兩肩之下，分縛之。套其腰，伸手示意，使上方之人抽之，抽及崖巔，鬆解其縛。縛縋繩而下，生自縛其身，結束停當，其上復抽之，生及地。亟抬頭，審視此黑影之人形，咄咄，此人形者，不雄而雌，苗女裝至英特掉手他向，以雪帕掩面，嗤然笑。變其聲吻曰：「君猜儂，是何人。」生起立，貼其身，磨利其目光以審之，月亮乍明，廬山畢現，頓地大喜曰：「玉妹。汝耶。」此等變幻，乃從天外飛來，噫，此即本事之重要角色，其徵號曰夜合花，其易名曰斌玉公主是也。玉輟然笑，生亦笑，忽問曰：「玉妹，汝曾見餘之義弟耶，此事真奇幻。原來義弟即義妹。一而二，亦二而一。同為一人，我胡為知之，緣於昨夜月光中。我於無意中，發現其雲鬢之腳，兩耳之孔，餘始恍然大悟，不意汝等愚弄我至此。但我仍作迷離惘恍狀，若知之。若不知之，呼為義弟也可。即呼為義妹也，亦無不可，故意顛倒之，使其自生愧赧，用為笑謔，然今方逃難，尚未假語此瑣瑣。彼救我，我墜於崖，彼不知何往，以彼孤身，敵賊多人，恐不能脫險，餘必奔救之。」絕裾而狂奔，其勢甚倉猝，忽有自後而擊其肘者曰：「兄勿忘，妹固在斯也。」原來先前之女子，其來也，實與斌玉偕，彼擔任前驅，入五華山，救落難之人。而斌玉為之後盾，俟彼於半途，及遇追兵，彼則躲於石穴，追兵不及覺，及見男女之墜於崖也。則以為盡殆，故舍而去之，斌瓊獲免，斌玉適以是時，飛身至此，天與其便。遂救生及娘冰，此為過去之小史，生未知其故，意斌瓊力薄，必陷軍虜中，擬追之，而突然有擊其肘者，回顧是斌瓊，喜欲狂，握其手，至堅且久，喜極而欲涕曰：「弟亦忒忍行，自南京一別，睽違至今。我訪弟，弟不知，伯父義妹諸人，隱不以告我，使我長昏惘，墮五里霧中，我為弟郎，萬種相思。千般撩恨，弟也究從何處去，我自入山，始終不面我。卻緣何故，弟乎。汝知之乎，餘之間關入滇，蓋誤聞弟之噩耗，元弟既首義，被吳逆所擒，餘是以來滇，奇外出奇，錯中更錯。而不圖晤弟於此，此老天之見憐，亦愚兄之至誠感格，有以致之也。」斌瓊不答，一味憨笑。忽正面曰：「我幾忘一事，兄之患難女友，今生死何如。」掉轉身來，見冰娘，臥於地，縮作一團。漸轉動，然而目尚瞑，口尚閉，簡直昏不知人，斌瓊發今日，事不宜遲，恐追兵復至。天寒甚，再過數刻，兄之女友，或且僵死，其速行，於是斌瓊自逞奮勇。以背負冰娘，生居中，斌玉殿其後，歷盡千山萬徑，天未破曉，已到瓊花山，已上出險情由。一一補敘之，所以清吾書之眉目，今冰娘臥病，兩女公主俟之。斌瓊微歎曰：「彼創傷，已平復，神思亦稍清，惟憊卷之餘，長日昏昏睡，腦筋感覺，不甚靈活，姊亦嘗探其幽隱乎。」斌玉搖首。徐徐曰：「幽隱耶。餘何能探之，剛然至此。」冰娘忽呻吟，轉身向外，半舒其睡眠，惕然醒，見二女郎。失聲曰：「噫。此何地，君等何人？」且言且推衾，蹶而起，斌瓊趨進曰：「姊勿起動，姊之病，未痊也。」因按之，仍為之覆其錦衾，而坐於床沿。低聲問曰：「姊渴乎，抑饑也。得勿思飲食否？冰娘搖首，斌瓊彎腰微俯，細意熨貼，出玉手，按其圓圓之額，若探取溫度，而驗其發炎與否，復展衾之角，伸手入裡，搖其背，十分關切，真摯之色，露於眼角眉梢，冰娘頗感動，屬又手招斌瓊，使近前，捉其手，俾按額而摩背，冰娘見狀，淚滴瀝而下，顫聲曰：「姊等仁慈，生死人，肉白骨，自非木石，寧不知感。然我病後失性，以前事，若渾忘，我緣何至斯，累姊等躬親看護，垂死之人，罪過不少矣。」斌瓊笑曰：「姊勿太搗謙，同屬閨流。人生何處不相逢，誰主誰賓。原無一定，況在患難。尤宜互相軫恤，但姊必安靜養，視我等，如親妹，於願足矣。」冰娘忽醒悟，左右顧，如有所覓，既而曰：「我尚有言。」未半，霏紅暈頰，牽被角，覆其吻，用作遮羞。斌瓊忍笑，故挑之曰：「姊之外，尚有何人，幸明以告我。」冰娘緒然曰：「尚有同行之男子。我猛然憶及，想日偕男子，入五華山之吳王府，意將劫吳王，而不圖疏泄事機，彼先有準備，伏兵一起。我兩人轉戰宮中，我受傷仆地，此後不復知人事，我今幸脫險矣，嗟夫。我之…」言至此，咽嗚不復成聲，斌玉攬言曰：「此男子，端的是姊妹何人，姊語我，我必告以男子之所在。」冰娘焦急曰：「好姊姊，此男子或生或死，在此間，抑別投他處，吃一言告我，我便感恩不淺。」斌玉慰之曰：「姊勿憂，男子固在也，在此間，安全無恙，我非欺人者。」冰娘乍喜曰：「蠢耶。此如天之福也。」斌瓊變色，以後目視斌玉，如暗相表示，謂此為非常之警譏，久久不語，亦不敢再問，冰娘自言曰：「此男子非他，為東向無生鄭某，生平尚意氣，抱排滿復明的宗旨，奔走半天下。妹妹興彼，初不過志同道合，相逢萍水，便作患難交，彼有故人，隱其名曰獵叟，叟被逮，幾論死，此男子出力以救之，妹也亦並力以救之。迨獵叟出牢，而吳逆又窮兵於緬甸，思追殺桂王，此男子忠勇性成，憐幼君，思故國憤逆藩之無道，輕身入虎穴。將有以劫持之，但是孤掌難鳴，妹不才，不度德量力，乃執弓鳴鏑以從彼男子之後，男子殊慷慨，以一布衣而與王侯抗，其遇可哀，其志亦偉矣。姊等以為然否？」斌瓊應聲曰否，此男子，尚不足為奇，而莫奇於偕行之女子，冰娘意其詞已也。謙且赧，俯首無言，既而徐察兩女之風貌，暗訝曰駢珠麗玉，二美當前，此天生尤物也，夙昔蓑庵，期期稱我美。以我較彼，望塵不及矣，雖然覘彼言論，胡於庵蓑方面若有無涯之隱秘者，此曷故，因以片言刺探之，冷笑曰：「姊等亦知此男子之性情乎。彼固持獨身主義，對於世界女子，固落落無情慷者，姊知之乎。」斌瓊亟駁之曰：「此恐未必。姊之言，恐不由衷。」冰娘愕然曰：「何故，豈姊等固認識彼人，而探知其用情之所自乎。」斌瓊未答，斌玉代答之曰：「姊出言，毋乃快，殊軼出於閨流軌道之外。夫閨流於普通男子，胡能知其用情之所自在者。」冰娘啞然笑，謝失言，仍進逼一步曰：「然則姐等於彼人。非深交，亦固識之矣。然否？」斌瓊曰：「良然，彼固與吾兄，亦肝膽患難交也。」冰娘曰：「令兄年幾何矣。」斌瓊幾無以答，強應曰，長於妹一年，冰娘笑曰：「姊之風範，不啻天人，然則令兄亦美男子矣。」曰：「否。餘兄妹生長山間。貌至癡，弗足道。」冰娘曰：「姊言乃為妹寫照，抑何搗謙，令兄安在，可許妹一參謁否。」斌玉以他語亂之曰：「彼此皆苗族，皆以女子而具排滿思想。艱貞蒙難，相逢虎穴中，不可謂非異事。」斌瓊曰：「斯固然矣。吾意尊公與家君，當為寅僚世誼，今日山中聚首，良非偶然，不揣愚陋，擬與姊共訂金蘭，姊其許我否。」冰娘謙讓未遑，斌玉固央之，於是焚香視天，重新結為姊妹，玉居長。冰次之。瓊又次之，易其名稱，大家十分親熱，瓊追問詳情，知彼石叟，身陷滇城中，幾致全軍覆沒，冰娘日夜泣，一人向隅，滿座為之不樂。瓊乃商之獵叟，乞為嚮導，乘夜起千里，飛入滇城，偵知石叟之所在，手刃獄卒，凡數十人之挈百叟以歸，首尾不過三日，須彌土司適臥病，竟未之知也。瓊為介見於老父，父大喜，蓋十年前故交，意氣甚相得，山中三叟，亦訂耆年譜，結為兄弟，須彌土司長，與石叟同年，而須彌土司長於石叟一月，僭稱兄，石叟為二弟，獵叟為三

弟，斌瓊等聞之，盛加親愛，吾書今補敘衰庵矣。

彼自脫險來歸情知義弟即斌瓊，心中歡喜萬狀，自語曰餘自南京肅寺，結識少年郎，即覺其美貌英姿，不類男子漢。私心即慕悅之，誠不知其何心，人謂男與女相思，我念義弟，其相思鬱結，不知何若，廢心恨緒，至於願犧牲夫婦之愛情，故冰娘與我結婚。而我意不屬之，為其眷懷義弟也？此種不可告人之私衷，為愛義弟之才者半，抑為愛義弟之貌者亦半，然我鄭衰庵自問居心正大，萬不敢以子都宋朝擬義弟，而愛之之念，必欲走天涯海角，與之證夕世因緣，此無他。為南京某寺夜談時，見其遺下女郎之玉影，此時此際，我已悟其為易雌而雄，今果然矣。但我既有未婚妻，將如何處置之者，思潮至此。中心如焚，又兩相比較曰，斌瓊冰娘俱美，瓊之美，美在卓然名貴。冰之美，美在超然出塵，苟世無斌瓊，則百美图外，冰娘定當獨步一。二美並具，吾將何以左擁右抱。一齊消受之，既而拍掌曰，二美之外，更有一，可謂三英粲兮，則夜合花斌玉其人也。一個風流倜儻之英雄，而有三個美貌嬌嬌之女俠，入據彼之靈府，癡思冥想，有如兔起鶻落，煎熬到得不開交，但是此次入山以來，另安置一所精美地方，對於內眷諸人，堂遠簾高，形跡頓形隔膜，匪特斌玉兩姊妹。不得見面，即已之未婚妻，都不得見面，女眷不得見面，猶可言也。並東道主人之須彌土司，欲覲見而不可得，私問侍者，則以大王有病對，生之心理，十分懷疑，雖然生固不速之客也。彼不接見我，我獨不能走謁之乎，豈知對禁森嚴，司閫者婉謝之，謂大王有令，即使至親人等，凡在男界，暫勿進宮中，問何故。則以知門。生乃哀懇之曰：「我欲謁斌瓊公主，所有關白，今既不得謁，幸為我懲傳，我同來之女郎身被重創，女否不知何如，我但欲探望之，無他意也。」司閫者據以人告，既而反命曰：「女郎無恙，能起動矣。能食飲矣，客日可相見也。」生默然，退而修箋啟一通。質問斌瓊，謂何故下逐客令，蹇倨無禮若此，某將不辭行矣。

箋既入，久無耗，生乃悻悻負氣，月夜從間道，盜駿馬，鞭得得，向瓊花山麓而逃，逃至七八里地方，耳朵聞鈴聲，亦似有策馬之人，飛風追逐之，緊尾躡其後，有大聲喝止之者曰：「喂，前途人，幸勿走，否者，諸視餘之鎗。」響箭一聲，射中生之雉羽冠，冠飄然墜馬下，生弗顧，仍加鞭疾走，其後又呼曰：「喂。汝愛命。不要走，否者。請視餘之彈。」逼迫一聲，彈子直中生之後腦，生亦卒事不薄弱，技倭刀，向空中一揚，刀與彈相遭，縱錚錚皆鳴，火光迸露，心急迫行兇人，胡手段高強，欲射我，偏不射我，欲彈我，偏不彈我，用兇器，有分寸，是非老手不辨。忽聞其人大呼曰：「衰庵，汝尚識老夫乎，空山月亮，可作傾蓋談，祈駐馬，忽浪跑。」至此已接近，聲息略相聞，其口脛似至習熟，但驟然莫測其誰何，急回首而視之，月光溶溶，剛照其面，咄咄，伊何人，伊何人，則暫別重逢之丈人峰亦即大化山之苗苗，其名曰石叟是也。生意石叟陷虜中，即不被殺，抑當下獄，風馬牛，不相及，胡為倏然至於斯，不禁大驚失色，擬岳翁為新鬼出現，石叟果大呼曰：「婿乎，我也我非鬼，人也，婿固僥荒，我亦惡作劇，今勿爾，其俱下鞍鐙，有事慢慢談。」且言且下馬，生至是不能不下，再拜曰：「岳丈乃無恙。競相逢於此地，命婿惘惘，墜五里霧中。」叟為言典故，生恍然，如夢覺，歎息曰：「婿長日昏昏，如在軟禁中。競爾如許大事充耳不聞，嗟夫，我受斌瓊公主之包涵，被挺身救岳丈。我懵然不知之知，轉相怪責，謂其下逐客令，我目真盲矣。」石叟笑曰：「豈此營救老夫，彼且為餘女，侍湯藥，躬親看護，死者而致生之，餘父女深受其恩，彼且與餘女。及斌玉公子，三人共結金蘭矣。」生而雀躍曰：「然耶，是真一門佳話。」石叟復曰：「不特公子與餘女，訂異姓金蘭，即老夫與須彌土司，亦聯為兄弟，獵叟亦與焉，謂為名山三老，婿聞之，其欣喜為何如。婿乎，今可以反矣。」生猶豫曰：「瓊公主，竟絕我，攬我宮門外，我即反，何顏見彼人。」石叟曰：「婿勿錯怪人，是必有難言之隱。俟再過些事時當必大披露。」生曰：「然則丈人胡躡我，此出丈人意耶。」石叟失笑曰：「此即瓊公主所發令，而須彌大王，聞婿失蹤，尤為焦急，不可名狀，公主料吾婿，必出此下策，故預囑老夫為之防守，並令老夫屏跡，暫勿與相見，一有逃亡之警耗，即追之。斌瓊公主，是盡有神算者，大抵天生之冰雪聰明。賦於巾幗中，其人頗類於仙姝，可以前知，可以坐悟，斌瓊公主，即其倫也。」生捧腹笑，笑老人解釋女子之聰明，至為其特，然而細味之，亦具有至理。石叟促之，使跨馬，踏月陟山巔入苗官，下馬執轡，徑詣秋獵軒，而獵叟已鵠立於門次，笑握生手曰：「友乎，汝當恕我，我久不面汝。蓋秉大王之意旨而行，雖然，汝及冰娘之失事，苟非我，無以乞援師。須知斌玉兩公子之赴援，我以飛符召之也。」言已掀髯笑，生怏怏曰：「汝三個老人，設迷哈以哈我，累我失魂落魄，如被催眠術。卻為何苦來。」獵叟謝不情，此時忽聞銅琶聲。鏘鏘鏘，起於崇樓天半，雲迷月黯，風急天高，孤雁長鳴，寒蛩淒咽，時則有操弦按軫，鼓銅琶於百尺危樓之上，激為變徵之音者。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，傷哉老叟，慨中原之多故，感身世之畸零。垂暮無兒。僅有可憐之弱女，一彈一淚，天風吹之，厥聲鏗鏘然，伊何人，須彌土司大王也。樓門開，兩叟鞠躬入，帶領衰庵，拜謁大王前，大王按銅琶，止而勿彈，抬頭見生，欠身起。命之坐。淒然謂曰：「昨以彩薪憂，不晤賢姪，有失東道誼，惟姪其恕之，我有心腹一言，久思正告於賢姪，特以時機未至，隱忍不敢言，今事到盡頭，圖窮而匕見，及今不言，餘風獨殘年，恐無可言之日，姪乎。汝會婚配也未？」生語塞，罔知所對，既而囁嚅曰：「不瞞伯父，姪固有聘妻矣。」苗王愕然，問聘妻誰氏，石叟代答曰：「弟之長女也。」王強應曰。甚善，良久不能續調，終則拱向石叟曰：「二弟，餘賀汝。得快婿，今聚處一堂，宜早日正名定分，以成嘉禮。老夫當為姪主婚，其可乎。」生不敢答，石叟曰：「謝長兄盛意，容與小女商之。」言未訖，忽有從雪幔之中，翩然出現一人影，應聲曰：「伯父。且慢著，鄭郎之婚，姪女願解除之，伯父當諒我。吾父當諒我，鄭郎抑當諒我，我已劫破紅塵，此生此世，不能復待鄭郎矣。」諸人大錯愕生失色。木立瞪視，如彼宣告死刑，石叟問其女曰：「兒，汝癩發耶。語無倫，汝之意，將何指。」冰娘再拜稽首，慷慨陳調曰：「見當日秉老父命。與郎訂婚，其事本至正，日厭後追隨老父，入滇城。晤鄭郎，共商討逆事，出生入死，惟郎馬首是瞻，得婿如鄭郎，亦復何所不滿，惟近今乃披露一要幕，則鄭郎於數年前，僑寓金陵，即與餘義姊斌瓊。發生道義之戀愛。然此時義姐化男裝，即尚未知之也，以乃精神契合，同救國，同敵愾，一日天涯情節，座上者皆知之，不煩兒之贅述。最近及鄭郎，以行刺逆藩之故，身陷虜中，而義姐責救之，天生姻緣，我等非義姐，無以有今日。鄭郎無義姐，無以建異日之大業，成曠世之奇勳。姪女聞之，背恩者不順，違天者不樣。姪女今日冒昧陳言，實本一點真誠，虛左以讓義姐，並非有絲毫之妒忌矯激，攙雜於其間，吾志決矣。願伯父等玉成之。」冰娘言時，磊磊落落，其積誠可以格天地，貫金石，諸老聞之，固嘉其志節之奇，尤歎其謙讓之德，石叟亟贊同之，獵叟從旁竊聽。捻其髭，點首贊歎，生則旁皇無措，低首不發言，獨須彌土司表示反對，正色言曰：「姪女高義，誠可薄雲天，惟小女當年出山。改裝游江南，無非為偵察時局，物色英雄，以為恢與朱明之預備，訪英雄而得之，斯締結為朋友，則小女始終志願，無非視衰庵如摯友。即衰庵而天涯訪舊，初不知吾女為改裝，即進一步言之。由朋友易而為兄弟，如是而止耳。以義始者以義終，無論鄭生不忍妻吾女。即吾女亦何望配鄭生，吾輩雖苗人。而猶秉三代之婚禮，禮所在則一與之盟，終身不改。今姪女名義已定，父母主之，巫師證之。出死入生，周旋日久，一旦為餘女之故，反汗而背盟，無論鄭生為知禮儒生。不為此非常反覆之舉，老夫何人，吾女又何人，能奪人之婿而婿之乎，將何以禱明神，更何以對老友，此事可作罷論。」言未訖，又有一人幕後出，眾視之，斌瓊公主也，亢聲言曰：「老父之言確也，茲事勿論如何，我與義兄，自南京肅寺相逢，以迄今日，從無婚姻二字之表徵，不特無婚姻之表徵。抑且我性雜奇，從未以廬山真面目相示。明乎此則婚姻問題，不攻自破，在義妹感恩圖報，虛左相需，妹之名則美矣。其奈愚姐之不齒人類何，女流雖至荒唐，從無不倫不類，而奪人之夫婿者，他人尚不忍，何況久之於結義聯盟之姐妹乎。」言至此。撥劍一揮，猛然自截其手指，此時又有第三之女郎，如從天飛下。從後而掣斌瓊之肘。奪其劍，劍之鋒，幸未下。其間不能以寸，伊何人，夜合花斌玉公主也，彼則侃侃言曰：「瓊妹勿爾。冰妹亦勿爾。兩妹所持之正論，一則感恩讓賢，一則秉禮自守，皆自有其臆曲，錚錚發為義聲，獨愚妹有一言，竊以為婚姻二字。勿論如何。斷非閨流所宜齒及，況在冰妹方面。雖成禮，乃以多難之身，依然待字，質言之，未成婚之夫婦耳。在瓊妹方面，更屬空洞，絕無名義之可拘，質言之，精神契令之異姓骨肉耳，竊願請求於兩妹，暫各犧牲其成見，一俟兩老之悉心參酌，秉公而處斷之，夫然後發為嚴命，命之合則合，命之離則離，父命如天，雙方皆宜聽受，堂上諸老，以為發否？」獵叟掀髯大笑，「姪女言甚是，四花八面，面面俱圓，汝真不愧夜合花，兩位義兄，當從其議，弟不敏，願借箸而代籌之。」二女各無言，須彌土司命二女，姑退入室中，用知旨。逡巡自出，遊行於廊廳間，此是心坎裡頭，不知作何感

想，其將捨恩以從義耶。抑將割義以就恩耶，其將折並蒂之花耶，抑將擷一枝之秀耶，著者無以名之，名之曰好事近而已，須臾，須彌叟傳命諸人，二女與生咸集，顧謂二女發為嚴正之容曰：「兒等均退，靜候而父之後命，勿得有違，凡為人父者。萬無令其兒女，有怏怏失望之理，可曲全則曲全之，餘及義弟皆同意，倘有後命，兒等但視為老之主張，順受之勿違也。」二女再拜，悚然而退，又謂生曰：「凡事悉秉於天，餘二老行事，不外體貼上天之意，代執行之，汝宜順天安命，一心報國，勉為異日英雄，區區兒女私情，孰得孰舍，何去何從，廊眼界以觀之，實亦人生百年，色色空空，至無所謂，老夫言止此。汝其行乎。」生鞠躬，趣而出，出時，心震躍不可止，蓋英雄戀兒女，得失關頭，至可慮也。